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左九嬪

九嬪名芬，齊國臨菑人，祕書郎左思妹。泰始八年，拜修儀，後爲貴嬪。有集四卷。

離思賦

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側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忱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憒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懰慄以洌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

云逝兮，曾不盈乎數壽。何宮禁之淸切兮，欲瞻睨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

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晉書左貴嬪傳

相風賦 御覽一百四十五引左貴嬪集目錄

孔雀賦

戴綠碧之秀毛，耀翠尾之修莖。飲芳桂之凝露，食秋菊之落英。耀丹紫之鮮燦，曜晨風以悲鳴。藝文類聚九十一

鸚武賦

色則丹喙翠尾，綠翼紫頸，秋敷其色，春耀其榮。藝文類聚九十一

白鳩賦序

泰始八年鳩巢於廟闕而孕白鳩一隻毛色甚鮮金行之應也御覽九百二十一

松柏賦

何奇樹之英蔚記峻岳之嵯峨被玄澗之逶迤臨淥水之素波擢脩本之丸丸萃綠葉之芬葩敷纖莖之蘢蓯布秀葉之葱青列疏實之離離馥幽藹而承蘂紛翕習以披離氣肅肅以清泠應長風以鳴條似絲竹之遺聲稟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不零雖凝霜而挺榦近青春而秀榮若君子之順時又似乎真人之抗貞赤松遊其下而得道文賓飡其實而長生詩人歎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藝文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

涪漏賦

覽庶類之肇化何涪漏之獨靈稟陰精以遲景因落雨而結形不

係根於獨立故假物以資生體珠光之皎皎若凝霜之初成色鮮燿以熒熒似融露之將渟亡不長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藝文類聚八

武帝納皇后頌咸寧二年　案藝文類聚十五文選蕪城賦注宣貴妃誄注引此題皆如此

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濱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於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妊邈娰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止車服暉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緝茲狂戾闡惠播仁潤譽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閫圍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熅三光朗烈旣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旣儲旣積待陽而晞曣

晛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祚永綏。晉書左貴嬪傳 藝文類聚十五

楊皇后登祚頌 御覽一百四十五引左貴嬪集目錄

德柔頌

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已知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停。履行高厲。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問不已。載路厥聲。藝文類聚二十一

芍藥花頌 御覽一百四十五引左貴嬪集目錄

鬱金頌

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厥珍來尋。芬香酷烈。悅目欣心。明德惟馨。淑人是欽。窈窕妃媛。服之褵衿。永垂名實。曠世弗沈。藝文類聚八十一

菊花頌

英英麗質。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耀金華。初學記二十七 藝文類聚八十一 案裁己爲傳

號妻辛氏作宋如觀是

神武頌御覽一百四十五引左貴嬪集目錄

虞舜二妃贊

妙矣二妃體應靈符來嬪于媯光此有虞沈湘示教靈德永敷惟斯美善誰無泯乎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

周宣王姜后贊

昭昭宣王克復前制亹亹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言恢明世藝文類聚十五

班婕妤贊

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孟軻母贊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亓孩與友贊

孩與高潔。懷道行詠。友亦冰清。同味玄昭。遺俗榮律。志遠神遊。

荊武王夫人鄧曼贊

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遡哉鄧曼。心暎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遡哉難追。

齊杞梁妻贊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埸。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淸津。

齊義繼母贊

聖敎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魯敬姜贊

遡矣敬姜。合德之英。於行則高。於理斯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宣

尼三歎，萬代遺聲。已上並藝文類聚十八

德剛贊

溫溫德剛，寔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爲物擣好，雁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賓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崇，譬之生民，褒飾之黙，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藝文類聚二十一

巢父惠妃贊

泱泱長流，沔沔清波，思文巢惠，載詠載歌，垂綸一壑，萬象匪多，神平暢矣，緬同碁阿。藝文類聚三十六

納楊后贊

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啟茲楊族，仁哲誕生，微音內發，有馥其馨，玄符表運，作合聖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良辰納幣，三光清明，元公執贄，嘉禮告成，卿士庶僚，燗其充庭，赫赫華宗，奕世載榮，謙光其

尊在滿戒盈受茲介福永祚錫齡（藝文類聚十六）

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昌述揚景仁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藝文類聚十五）

元皇后誄并上表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覺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遺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

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藝文類聚作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

揚顯揚伊何京室是嬔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闈闥惟德是將鳴珮有飾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脩成鄧族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illegible][illegible]四海蔭焉徽斯皇妣孰茲克孫日乾益聰日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

寤寐不康。丞咸賜術。扁鵲奏方。所禱無應。醫藥無良。形神既離。載停載荒。徂忽崩殂。煙構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踴擗傷。嗚呼哀哉。閤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塡衢。赴者塞庭。哀慟霜駭。流涕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作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後。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維我后。實聰賢哲。逝于性命。逆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燧無珍寶。含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覽日陳。異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令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轄軒。弁絰繐裳。帷髮雕斯。素旂旆原。方相仡仡。旒旒翩翩。輓童引歌。白驥鳴鑣。觀者夾塗。士

女涕漣于乘駕駟適彼峻山峻山峨峨崎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
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攸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
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緇蓋無數
矜嗟迴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
如連雲淚如湛露崩闇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焉用其明不封
不樹山阪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
恤倏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追彼嚮制惟有增憂上此素衣
結繐靈丘存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藝文類聚作昧）誰能不零存播
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實宣慈惠撫育羣
生恩惠滋茂遐愛不已永見思慕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幾
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晉書左貴嬪傳藝文類聚十五）

萬年公主誄

昔漢衣早徹周晉夙成成歲已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抱哲

方德比崇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爾
陰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
公主誕膺休楨秀出紫微日暉月明既暐豔姿徽音孔昭盼蒨其
媚婉娩其嬌龍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體德兼包五福所集
開之先民積善餘慶而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
命不振睢睢榮曜芳蕤始茂何辜於天猥遇降霜熒熒稚魂飄飄
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歿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
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節吉凶乖邈
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輴駿
駟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欷高風增哀一日不見采蕭
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
沱嗚呼哀哉 藝文類聚十六 又初學記十

目錄

左貴嬪集有離思賦、相風賦、孔雀賦、松柏賦、涪漚賦、納皇后頌、楊皇后登祚頌、芍藥花頌、鬱金頌、菊花頌、神武頌、四言詩四首、武元皇后誄、萬年公主誄。御覽一百四十五

惠廢賈皇后

后名南風，小名旹，平陽人，太宰賈充女。泰始八年，冊拜為太子妃。惠帝即位，立為皇后。永康元年，為趙王倫所廢，矯詔賜死，在位十一年。

矯詔授楚王瑋 元康元年六月

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晉書楚王瑋傳，賈后使惠帝為詔，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瑋遂勒軍收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殺之。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賈后先惡瓘及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案瑋傳以此詔賈后遣帝為之，惠帝紀作賈后矯詔。

乞召王禮葬愍懷太子表

遹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妄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輯穆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遹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以昧陳聞晉書愍懷太子傳

明穆庾皇后

后諱文君潁川鄢陵人丞相軍諮祭酒庾琛女明帝太寧元年立爲皇后成帝即位尊爲皇太后臨朝攝政蘇峻陷京師爲所逼辱以憂崩在位六年

天子拜敬保傅詔

尊師重道帝王之所宜務況童幼方賴師訓之成宜令一遵先帝崇賢之禮通典六十七

報卞壼詔

帝須成人更詳師傅之禮通典六十七

康獻褚皇后

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征北將軍褚裒女，康帝爲琅邪王，納爲妃，及即位，立爲皇后，穆帝即位，尊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升平元年歸政，居崇德宮，及哀廢二帝時，復臨朝稱制，簡文即位，尊爲崇德皇太后，孝武即位，復臨朝稱制，太元元年歸政，至九年崩，在位四十年。

答蔡謨等奏請臨朝詔 建元二年九月

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因爲國計，豈敢執守沖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晉書康獻褚后傳

振卹詔 永和元年九月

今百姓勞弊其共思詳所以振卹之宜及歲常調非軍國所急者並宜停之晉書穆帝紀

免蔡謨爲庶人詔永和六年十二月

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於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晉書蔡謨傳

荅殷融等重議敬父詔永和九年

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晉書康獻褚后傳通典六十七

荅何充詔

具所啟尋典誠無以相易然此實所悵懼不寧者也通典六十七

以蔡謨爲光祿大夫詔永和十年

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以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書蔡謨傳

歸政詔 升平元年正月

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㠯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僶俛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 晉書康獻褚后傳

歸崇德宮手詔羣公

昔㠯皇帝幼沖從羣后之議既㠯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沈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㠯終餘齒仰惟家國故㠯一言託懷 晉書康獻褚后傳

㠯琅邪王奕承大統詔 興寧三年二月

帝遂不救厥疾艱禍仍臻遺緒泯然哀慟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

親賢當儲嗣宜奉順宗緒承大統使速正大禮以慰人神（晉書哀帝紀）

以會稽王昱承大統詔 太和六年十一月

丞相錄尚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為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晉書簡文帝紀）

答羣臣奏請臨朝詔 咸安二年七月

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啟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啟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晉書康獻褚后傳）

拯卹詔 寧康二年四月

頃玄象或愆上天表異仰觀斯變震懼于懷夫因變致休自古之道朕敢不克意復心以思厥中又三吳奧壤股肱望郡而水旱併

孫百姓失業夙夜惟憂不能忘懷宜時拯卹救其彫困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振貸者即以賜之 晉書孝武帝紀

賜米窮民詔 寧康三年十二月

頃日蝕告變水旱不適雖克己思救未盡其方其賜百姓窮者米人五斛 晉書孝武帝紀

歸政詔 太元元年正月

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 晉書康獻褚后傳

收于法開令 升平五年五月

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脈但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 高僧傳開

召琅邪王丕奉大統令 升平五年五月

帝在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沖，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晉書哀帝紀

以廢帝奕爲東海王令 太和六年十一月

王室艱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儲宮靡立，琅邪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至於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孽並大，便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義，皆如漢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晉書廢帝紀

穆章何皇后

后諱法倪，廬江灊人，散騎侍郎何準女，穆帝升平元年立爲皇

后無子哀帝即位居永安宮及桓玄纂位降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玄敗復還京師元興三年崩在位四十八年

下令減膳 元興三年

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膳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 晉書穆章何后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華陽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十三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安平王孚

孚字叔達，宣帝弟。建安中，選爲平原侯植文學掾，遷太子中庶子。魏受禪，轉中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加騎都尉，出爲河內典農中郎將，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明帝即位，遷度支尚書，齊王時，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遷司空，代王淩爲太尉，高貴鄉公時，轉太傅，陳留王時，封長樂公。武帝受禪，封安平王，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泰始八年薨，年九十三，謚曰獻王。

請造沁口石門表 魏黃初中

野王典農中郎將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自太行已西，王屋已東，層

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石漂迸、水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案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累方石爲門、若天暘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塞防斷水、空渠衍滯、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水經沁水篇注

奏弔陳羣母 魏太和中

尋故事自魏興、無三公喪母弔祭、輒訪韋誕王肅高堂隆秦靜等、云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葬、通典八十三

奏永寧宮 魏嘉平六年九月

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

侯臣縈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毓永寧衛尉臣颺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穎昌侯臣質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鄭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髦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鈞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遊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

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邀東妖婦媱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爲諧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讒毀景帝嘗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炙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

言我白癡，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斂，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寖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魏志齊王芳紀

奏請葬高貴鄉公以王禮 魏甘露五年五月

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此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存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 魏志高貴鄉公紀

奏請易服復臘 泰始元年

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

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宋志作諭）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艾、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絕、臣等以爲陛下宜回慮割情、以康時濟俗、輒敕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晉書禮志中、宋書禮志二、通典八十、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

重奏

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眾、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稾、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敕

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晉書禮志中宋書禮志二通典八十孚等重奏

奏止詣陵泰始二年八月

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疏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竦息平議以為宜惟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國晉書禮志中宋書禮志二

重奏

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於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除衰麻羣臣庶僚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近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晉書禮志中秀等重奏宋書禮志二作孚等重奏案晉志全刪宋志而改作秀者豈此奏見秀集中邪今仍從宋志

又奏

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晉書禮志中秀等又奏宋書禮志二作孚等又奏

皇后銘旌議 魏景初元年

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

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 晉書安平王孚傳

臨終遺令 泰始八年

有魏貞士河南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 晉書安平王孚傳

下邳王晃

晃字子明孚第五子魏封武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

出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就國。後爲長水校尉、南中郎將，拜尚書，遷右僕射。太康中，出爲鎮東將軍、都督青徐諸軍事。惠帝即位，徵拜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領護軍、守尚書令，代隴西王泰爲司空，加侍中。元康六年薨，謚曰獻王。

奏廢楊太后

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晉書武悼楊后傳

河間王顒

顒字文載，孚孫。初襲父瓌爵爲太原王，咸寧三年，改封河間王。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尋遷平西將軍，鎮關中。趙王倫誅，進侍中、太尉，尋舉兵討齊王冏，冏敗，復攻長沙王乂，及乂死，已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尋劫遷車駕，爲東海王越等所敗，逃入太白山。永嘉初，徵爲司徒，南陽王模遣將殺之。

矯詔討劉輿

得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驃騎將軍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造構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已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爲惡日滋輒用苟晞爲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準其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督建武將軍呂朗廣武將軍騫徵建威將軍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爲軍前鋒同會許昌已除輿兄弟敢有擧兵距逆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晉書惠帝紀永興二年十月詔云云又見劉輿傳云爲河間王顒矯詔

表廢齊王冏

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

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沈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惚恫擁停詔可葛旟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窺神器臣受重任藩衞方嶽見冏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

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冏阿衡之任。晉書齊王冏傳：翊軍校尉李含奔於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顒誅冏，因導以利謀，顒從之，上表云云。

竟陵王楙

楙字孔偉，孚孫，初封樂陵亭侯，參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王，入爲散騎常侍、尚書。惠帝時，遷大鴻臚，加侍中。趙王倫篡位，以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誅，坐免。齊王冏輔政，舉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衛將軍，遷車騎將軍。懷帝即位，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洛陽陷，爲亂兵所殺。

上言王昌求爲前母服

王昌父毖，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爲黃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晉書禮志中：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云云。案言疾二字有脫誤。通典八十九載此事云：後漢末長沙人王毖上

計至京師值吳叛分隔毖妻子在吳身留中國爲魏黃門郎更娶妻生昌及式毖卒後昌爲東平相至晉太康元年吳平時毖前妻已卒昌聞喪求去官行服東平王楙上臺評議

全晉文卷十四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東海王越

越字元超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馗之孫父高密王泰初爲隴西王立爲世子拜騎都尉遷散騎侍郎惠帝初歷左衛將軍加侍中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爲侍中加奉車都尉封東海王永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太安初遷司空領中書監加守尚書令永興初爲大都督討穎以蕩陰之敗出奔下邳惠帝西幸以爲太傅不受尋以司空領徐州都督唱義奉迎大駕光熙初以太傅錄尚書事永嘉初出鎮許昌尋領兗州牧都督兗豫司冀幽并六州移鎮鄄城進司徒以禦劉聰入保京城尋出軍東屯於項加九錫自領豫州牧薨謚曰孝獻王軍沒於賊追貶爲縣王

救世子毗

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型，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世說賞譽篇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云云。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又見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注引晉中興書

與趙穆王承阮瞻鄧攸謝鯤等書

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世說賞譽篇注引趙吳郡行狀 又見晉書阮瞻傳

承制起陳敏書

將軍建謀當國，則有大漕之勳；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

敵衆外無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略從橫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於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勍敵自滅五州復全拉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掲賊屯結遊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軍孫吳之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想劉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拾絰執戈來衛國難天子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勠力王幹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 晉書陳敏傳

與江統書

昔王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求者不知君舉高平郗道徽爲賢良陳留阮宣子爲直言濟北程弘叔爲方正皆於時選爲允 御覽二百六十三引江統傳又晉書江統傳有前五句

檄方鎮兵討石勒

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内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眾，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晉書東海王越傳

范陽王虓

虓字武會，宣帝弟馗之孫，咸寧五年，嗣父綏爲范陽王，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惠帝時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永興初爲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王浚又表領冀州刺史，光熙元年以迎大駕功，拜司空，尋薨。案本傳作司徒，惠紀作司空，當有一誤

上表言河間王顒等宜委任如舊

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

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啟成都王穎以為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接虧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為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為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强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為天下所罪故不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名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勳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

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實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一事方重及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畸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室如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歎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晉書范陽王虓傳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　案篇末云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則此篇是表也）

又上表理成都王穎

成都王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
纂弟自元康已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爲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
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幽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
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
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晉書范陽王虓傳

彭城王紘

紘字偉德宣帝弟馗之玄孫初爲高密王據嗣至彭城王雄坐
奔蘇峻伏誅更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大宗正
祕書監以風疾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疾甚解職咸康八年
薨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有集二卷

上言宜敕作樂賢堂佛像頌

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敕作頌御覽六百五十七引晉書帝下其議以蔡謨言遂寢又見晉書蔡謨傳

譙王承

承字敬才，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孫，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東護軍，鎮安定。惠帝末，拜游擊將軍。永嘉中避亂渡江，元帝鎮揚州，以爲軍諮祭酒。愍帝徵爲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爲晉王，承制，嗣父遜爲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爲王敦將魏乂等所攻，城陷，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之。敦平，追贈車騎將軍，諡曰閔。

答安南將軍甘卓書

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縱，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儀

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已決一旦之機。搉山海之惰矣。然迫於倉卒。舟檝未備。魏乂李恆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已。昔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晉書譙王承傳

譙王無忌

無忌字公壽。承子。嗣封譙王。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以從平蜀功。進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衞將軍。謚曰烈王。有集九卷。

圓竹扇賦

壯若垂蝀。曜匝遊若羲和。韶征。靜無爲而虛寂。動感通而風生。書鈔

一百三

廿四

京兆府君遷主議

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宋書禮志三

王允之表郡與祖名同乞改授議

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也。通典一百四咸康八年詔以王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邪下八座詳之給事黃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爲

譙王恬

恬字元愉，無忌子，嗣封譙王，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簡文卽位，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

尚書轉侍中，領右衞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孝武時復爲御史中丞，拜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假節，兗青二州刺史。太元十五年薨，贈車騎將軍，謚曰敬王。

喪遇閏議

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臣請占循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寧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占茲言之，可不爲兩月邪。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辨，則斷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十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通典一百御史中丞譙王恬議

譙王尚之

尚之字伯道，恬子，爲祕書郎，遷散騎侍郎，出爲振威將軍，廣陵相，尋嗣封譙王，爲驃騎諮議參軍，以討王恭功，拜建威將軍，豫

州刺史假節尋進號前將軍討桓玄兵潰被擒斬於建康市安

帝反正追贈衛將軍諡曰忠王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孔周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述三世顯敘報應者也彼眾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拔曾無一言示其津塗且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觀之恭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榷而陳使劃然有證祛其惑焉弘明集十二

司馬休之

休之字季預尚之弟以討王恭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為桓玄所敗奔於慕容超聞義兵起南歸武陵王遵承制以為荆州刺史鎮江陵復為桓振所敗後拜後將軍會稽內史盧循入寇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事免及劉毅誅復為都督荆

雍梁陳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與雍州刺史魯宗之謀討劉裕為裕所敗奔於姚興興死依姚泓泓滅將奔於魏未至道死

上表謝罪

文思不能聿修自詒罪戾憂懼震惶惋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愆法伏負聖朝悚赧兼懷胡顏自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晉書司馬休之傳引兄子文思為亂上疏謝 案宋書武帝紀中休之上表自陳云裕遣送文思臣順其此旨表送章節則引此疏為表今從之

上表自陳

臣聞運不常一治亂代有陽九既謝圮終則泰昔篡臣肆逆皇綱絕紐十世未改鼎祚再隆太尉臣裕威武明斷首建義旗除蕩元凶皇后反正桓玄匹夫臣復社稷南剿盧循北定廣固千載已來功無與等由是四海歸美朝野推崇既位窮台牧權傾人主不能

已道處功恃寵驕溢自以酬賞既極便情在無上刑戮逆濫政用暴苛問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禮頓缺陛下四時膳御觸事縣空宮省供奉十不一在皇后寢疾之際湯藥不周手與家書多所求告皆是朝士共所聞見莫不傷懷憤歎口不敢言前揚州刺史元顯第五息法興桓玄之叛逃遠於外王路既開始得歸本太傅之胤絕而復興凡在有懷誰不感慶裕吞噬之心不避輕重曰法興聰敏明慧必為民望所歸芳蘭既茂內懷憎惡乃妄扇異言無罪即戮大司馬臣德文及王妃公主情計切逼並狼狽請命逆肆禍毒曾不矜許冤酷之痛感動行路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曰庶孽與德文嫡婚致茲非偶實由威逼故衞將軍劉毅右將軍劉藩前將軍諸葛長民尚書僕射謝混南蠻校尉郗僧施或盛勳德胤合望在身皆社稷輔弼協贊所寄無罪無辜一旦夷滅猜忍之性終古所希臣自惟門戶衰破賴之獲存皇家所重終古難匹是

㠯公私歸馮事盡祇順再授荊州輒苦陳告自㠯才弱位隆不宜久荷分陝屢求解任必不見聽前經攜侍老母半家俱西凡諸子姪悉留京輦臣兄子譙王文思雖年少常人粗免咎悔性好交遊未知防遠羣醜交構爲其風聲裕遂翦戮人士遠送文思臣順其此旨表送章節請廢文思改襲大宗遣息文寶送女東歸自謂推誠奉順理不過此豈意裕苞藏禍心遂見討伐加惡文思構生罪釁羣小之言遠近噂喈而臣純愚闇信必謂不然尋臣府司馬張茂度狼狽東歸南平太守檀範之復㠯此月三日委郡叛逆尋有審問東軍已上裕今此舉非有怨憎正㠯臣王室之幹位居藩岳時賢既盡唯臣獨存規㠯翦滅成其篡殺鎮北將軍臣宗之青州刺史臣敬宣並是裕所深忌憚欲㠯次除蕩然後傾移天日於事可易今荊雍義徒不召而集子來之衆其會如林豈臣無德所能綏致蓋七廟之靈理貫幽顯輒授文思振武將軍南郡太守宗之

子竟陵太守魯軌進號輔國將軍臣今與宗之親御大衆出據江津案甲抗威隨宜應赴今絳旗所指唯裕兄弟父子而已須剋蕩寇逆尋續馳聞由臣羸弱致裕凌橫上慚俯愧無目厝顏宋書武帝紀中義熙十一年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於獄賜死率衆軍西討休之上表自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十五終

全晉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司馬彪

彪字紹統宣帝從子高陽王睦之長子魏時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卒有續漢書八十三卷九州春秋十卷莊子注二十一卷戰略隋志作兵記二十卷集四卷

駁祀六宗表

臣吕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閒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竝五緯吕爲一分文昌吕爲二箕畢旣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吕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

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於上帝、即禮天也、望於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㠯禮天地四方、㠯蒼璧禮天、㠯黃琮禮地、㠯青圭禮東方、㠯赤璋禮南方、㠯白琥禮西方、㠯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

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臣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續漢祭祀志中注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云云案晉書司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在郊祀志今晉書無郊祀志惟禮志上載彪二語蓋本傳所指乃舊晉書也

與山巨源書

根枝失據、託命此別、告求矜愍、許見賑恤、窮人易感、悲喜兼懷、承命之後、情過挾纊、御覽四百八十六

續漢書敘

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最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晉書司馬彪傳

案御覽浞作捉旅田作虞思爲下脫之篡三字

續漢書光武紀論

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仍收正，能修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尙有旅田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興，皆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愼人命，下及徭役，武功既備，抗文德，修經術，勳績宏矣。御覽九十。

和帝紀論

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橫之權，卽昭帝斃上官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勤恤本務，苑囿希幸，遠夷稽服，四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千餘品，咸懼虛妄，抑而不宣云爾。御覽九十一。

新野王歆

歆字弘舒，扶風王駿子，太康中，封新野縣公，趙王倫篡位，以爲

南中郎將。尋從齊王冏舉義。以功進封新野郡王。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襄陽。太安元年。張昌反。遇害。追贈驃騎將軍。謚曰莊王。

上言張昌反狀

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救諸軍三道救助。晉書張昌傳

汝南王亮

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仕魏爲散騎侍郎。封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免。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監豫州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受禪。封扶風郡王。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坐事。貶爲平西將軍。免。尋拜撫軍將軍。延寧初。進衞將軍。加侍中。三年。徙封汝南王。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尋徵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

將軍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武帝寢疾以爲大司馬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元康初徵爲太宰與太保衛瓘輔政賈后矯詔使楚王瑋殺之瑋誅追復爵位謚曰文成王

日蝕上言

三司之任天地人也苑道不普故水旱爲災人倫失敘故奸兇不禁乃者荆州之城妖蒨仍興任城國郡水流變赤近三朝之始日有蝕之孟陽節過堅冰未消臣等瑣才叨據高位可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顯戮以荅天意謹免冠徒跣上所假章綬 北堂書鈔五十引晉八王故事太康七年正旦日蝕詔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其略云在汝南王亮與司徒魏舒司空瓘上言詔使冠履勿復通表

奏議刑法

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殿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

一之法，誠己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令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己爲宜如頌所啟，爲永久之制。晉書刑法志：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云云，詔下其事，太宰汝南王亮奏。

琅邪王伷

伷字子將，宣帝第五子，魏時封南安亭侯，進東武鄉侯，五等建，封南皮伯，武帝受禪，封東莞郡王，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改封琅邪王，平吳後，拜督青州，加侍中，進大將軍，薨，謚曰武王。

表山簡

從事中郎缺，用第三品中散大夫河內山簡，清精履正，才識通濟，品儀第三也。書鈔六十八引鎮東大將軍司馬伷表

梁王肜

肜字子徽，宣帝第八子，魏時封平樂亭侯，五等建，改封開平子，

武帝受禪，封梁王，除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太康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尋代下邳王晃監青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柬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徵爲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都督涼雍諸軍事，屯好畤，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永康初，進太宰，守尚書令，趙王倫篡位，以爲阿衡，倫誅，復爲太宰，領司徒，代高密王泰爲宗師，薨，諡曰靈王，改諡曰孝王，

理馬敦疏

敦固守孤城，獨當窮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文選潘岳馬汧督誄

趙王倫

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趙王遷平北將軍鎮鄴城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鎮關中徵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領右軍將軍永康初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加九錫永寧元年遷惠帝於金墉城改元建始篡位四月齊王冏等舉義迎帝反正賜死

矯詔廢賈后

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晉書趙王倫傳永康元年四月矯詔敕三部司馬

迎惠帝復位詔

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晉書趙王倫傳王輿以營兵七百餘人由雲龍門使倫爲詔

齊王攸

攸字大猷，小字桃符，文帝第二子，出嗣景帝，後目從征王淩功，封長樂亭侯，後襲景帝爵武陽侯，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武帝受禪，封齊王，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行太子少傅，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太康三年，遷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明年，遣就國，臨行歐血死，謚曰獻王。

下齊國相令

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晉書齊王攸傳，國相上長史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

下教諸吏慎刑

夫先王馭世，明罰敕法，鞭朴作教，目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

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違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今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目賴股肱匡佐之規庶目免負（晉書齊王攸傳）

藩王自選長史議

昔聖王封建萬國目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目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目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目進德或目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晉書文六王齊王攸傳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史攸奏議報不許）

王昌前母服議

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目為父

吕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尙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吕爲昌不宜追服（晉書禮志中　案王昌事詳前竟陵王楙文）

節省議

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淸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吕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吕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於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敕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技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

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晉書齊王攸傳詔曰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云云

與山濤書

太子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之人、想丞尊意必允衆望也、藝文類聚四十九御覽二百四十五

洗馬今之清選、前後選文書才義也、書鈔六十六

武長嗣篤敏有器思、今東宮洗馬缺、同上

太子舍人夏后湛秉心居正、理識明徹、應可郎也、書鈔一百六十

舍人今之清選也、書鈔六十六

書

攸惶恐頓首頓首、望近未得諮承、以爲委積、比已涉風、不審尊體何如、冀行得稟受、頓首頓首、淳化閣帖三

太子箴

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㠯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㠯弘道，固㠯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㠯明德自輔，內㠯親親立固，德㠯義濟，親則自然。嬴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㠯無極作亂，宋㠯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彊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潛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㠯道，勿固㠯恩，脩身㠯敬，勿託㠯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㠯不恤，大本不可㠯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閽。晉書齊王攸傳，又藝文類聚四十八

齊王冏

冏字景治，攸子，太康四年襲封齊王，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

軍將軍胡軍校尉永康初轉游擊將軍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趙王倫篡位首舉義兵與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迎惠帝反正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長沙王乂等發兵攻之戰敗斬於閶闔門外永嘉中追謚曰武閔王

上表理淮南王允

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歿逆黨進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慷慨愍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已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晉書武十三王淮南王允傳

表立清河王覃爲皇太子

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

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亶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亶外祖恢世載名德亶宜奉宗廟之重紹無窮之祚以慰四海顒顒之望亶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以國屬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其禮儀擇日迎拜晉書

武十三王清河王遐傳

奏理張華裴頠解系等

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隸而春秋傳其違

幽王紀功臣之後集賢者子孫而詩人召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晉書張華傳又見解系傳）

奏劾王豹

臣忝舒因肆逆皇祚顚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𠴲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惡導舒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卯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晉書忠義王豹傳）

答鄭方

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晉書齊王冏傳附）

全晉文卷十六　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西陽王羕

羕字延年，攸第三子，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元康初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永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坐長沙王乂廢爲庶人，尋爲撫軍將軍，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尋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及即晉王位，進侍中太保，大興初錄尚書事，領大宗師，永昌初進太宰，後領太尉，咸和初免官，降爲弋陽縣王，蘇峻矯詔復爵位，峻平賜死。

上書

朱旗南指，自相夷戮。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注引虞預晉書

議溫嶠不應辭職

太宰西陽王羕、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顗、散騎常侍荀邃等議曰：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曰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恥、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西志家巷也。已爲誠宜如明詔。晉書禮志中　案溫嶠傳有三公八坐議與此意同而文全異今已彼篇入闕名類

楚王瑋

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楚王、出爲平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轉鎮南將軍。惠帝即位、徵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爲賈后所忌、使殺汝南王亮、衛瓘、坐矯詔斬。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諡曰隱王。

矯詔免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已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晉書楚王瑋傳

手令告諸軍

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已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晉書楚王瑋傳

出令斬汝南王亮

能斬亮者賞布千匹晉書汝南王亮傳

長沙王乂

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案世說言語篇注引八王故事作第十七子太康十年封長沙王拜員外散騎常侍元康初徙楚王瑋敗貶爲常山王趙王

倫篡位自匡復功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遷驃騎將軍開府復封長沙王拜大都督東海王越廢之收送金墉城尋爲成都王穎所殺謚曰厲王

被收時上表

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圖收臣別省送臣幽宫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晉書長沙王乂傳

致成都王穎書

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逖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産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

教穆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眾，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卻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遺書。晉書長沙王乂傳

成都王穎

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案世說言語篇注引八王故事作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太康末，封成都王，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為賈謐所忌，出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篡位，以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舉義兵，以匡復功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加太子太傅。及齊王冏誅，懸執朝政。尋與河間王顒舉兵內逼，拜丞相。又廢太子，拜皇太弟。永興初，敗王師於蕩陰，

尋爲河間王顒所廢，復拜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范陽王虓幽之，縊死。

復長沙王乂書

文景受圖，武王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已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晉書長沙王乂傳

吳王晏

晏字平度，武帝子，太康十年，封吳王，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趙王倫輔政，為賓徙賓王，後封代王，倫誅，復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永嘉中為太尉大將軍，洛陽陷遇害，後二年，第三子鄴即愍帝，入承大統，追贈太保，謚曰孝王，一曰敬王

荅郎中令陸雲令五首

令，吾以頑弱，過蒙殊寵，夙夜祇懼，忝思先恩，承風誡以自錯厲，得爾委曲，省以憮然，意既在儉約，又欲奉遵法憲，豈忘於心，國自宜有宅，城內求不可得，官徙右軍來踐覆此屋，恐或不可以得側近宮掖，故於國作宅，不作觀望，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乎豈畫圖當往相示，動靜以聞，陸雲集國起西園第表啟宜遵節儉之制，王令

令，中間表作舍，先畫圖呈，啟聞數，又五木林搏，無他鏤飾，示無乃越法，奢靡古今無匹也，閤外啟作小樓，北望河東公主園宅，自不

爲觀故便聰之耳今行者歎息致朝野之譏邪省奏具意救毀之陸雲集西園第既成有司啟觀疏諫不可王令

令多喪故乃初未與羣官會同比當請師友文學內外官屬也陸雲集王即位未見賓客羣臣又未講啟宜饗宴通客及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王令

令多病疾難召辭公事爲自力風疾連動故未能用小差當如所陳乞每識忠至之誠輒已存心同上

令多不使不數朝覲幸恩詔見恕耳五日當入朝也陸雲集興獨比出啟宜當入朝王令

廢太子遹

遹字熙祖惠帝長子封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爲賈后所忌元康九年廢爲庶人幽於金墉城明年更幽於許昌賈后矯詔殺之越十日賈后廢死贈謚曰愍懷

遺王妃書

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已來救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恆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問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飲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既便遣舞啟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已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荅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

殿下飲此或至顛倒眩瞀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耶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衆人見明也晉書愍懷太子傳

武陵王遵

遵字茂遠元帝孫太元六年嗣父晞位為新寧王十二年復封本國為武陵王歷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位貶為彭澤侯義兵起總統萬機加侍中大將軍承制安帝反正拜太保義熙四年薨謚曰忠敬王

已司馬休之為荊州刺史令

前征虜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旣成歷陽之戰事在機捷及至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旣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晉書宗室譙王傳

追贈會稽王道子爲丞相元顯爲太尉令

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敘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蕭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晉書簡文三王會稽王道子傳

以梁王珍之爲通直散騎郎令

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蹇難據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晉書元四王梁王璡傳

下毛璩令

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懇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蹈其後今若平珍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晉書毛寶傳

會稽王道子

道子字道子簡文帝第五子與孝武同母簡文臨崩封為琅邪王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領司徒尋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復領揚州刺史封會稽王安帝即位進太傅揚州牧解徐州後復解揚州司徒元興元年為桓玄所害玄敗追贈丞相諡曰文孝王世說言語篇注作孝文王有集八卷

命謁陵

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已一周為斷宋書禮志

二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命

請徵戴逵疏

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 晉書隱逸戴逵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

請崇正文李太妃名號啟 太元十九年

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啟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 晉書孝武文李太后傳

皇太子納妃啟 太元二十一年

皇太子修體宸極年德並茂宜簡國媛緝宣內敘故中書令太常王獻之女新安公主息女六行聿修四德允備加之世載簡正慶深積善僉曰宜作配儲宮正位中饋 御覽一百四十九引東宮舊事

與王彪之書

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闕耳，不得同之初婚，固當在於可通。通典五十九

荅范甯書

既有所準，情理可通，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事，豈情所安，逼於君命之所制，奪於人臣之所屈，乃至於斯。以今方之，事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今自拜時未為備禮，暫一致身交拜而已，卽之於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通典六十。王濛息叔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卽其子與琅邪王昏，拜時叔仁已喪，辭范甯書，與會稽王牋，爲中其意，會稽王荅。

與人書

異，尋復何如。向見廞云，卿小苦瘧，不乃以為患，治之不遽，不悉。司

馬道子白治作帖略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十七終